



后生苦点么相干

我的姑姑叫李贤英，到溪角的人叫她阿贤姑。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嫁了，出嫁那年，她十六岁。

听阿婆讲，姑姑七岁时，阿婆送她上学读书，不让女儿像自己一样不识字，不识字就像瞎眼珠。阿婆给姑姑报名交了学费，开学了，姑姑却不愿意上学读书，心甘情愿跟着阿婆做活。阿婆背着姑姑去了学校，放下女儿，转身出了校门，满心欢喜地走了。没想到自己前脚走，女儿后脚就离开学校。这样，一而再，再而三地逃学，死都不肯上学读书。阿婆没有办法，只好随她去了。

姑姑嫁到岌（读 Yìn 印）下黄屋。岌下村离鲤溪有十几里路，村里的人都姓黄。姑丈（姑父）叫黄廉章。姑丈家挺穷的，只有一座不大的两杠矮屋，有几担谷田。家里的活计全靠家娘（婆婆）一个人。姑丈兄弟两个，姑父是弟弟。



姑姑李贤英



姑丈黄廉章



黄廉元集祥
楼落成暨大儿
子黄学坚完婚。
全家男子与男来
宾合影，右侧是
新娘坐的花轿。

姑父的兄长在西阳镇开了一个米店，叫“黄泰来”米店。姑丈便在那里帮忙做活。米店的生意挺好，在西阳镇上算是比较大的米店了。买这个米店的米，还可以赊账，米也比较好，除了卖米以外，这个



蓑衣和笠婆

个店铺也卖些油、盐、豆类和木炭。婆家虽然有点买卖，但并不富裕。我的外婆为此愤愤不平地对我阿婆说：

“亲家母，你发疯了，怎么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啊！真是前生没有修行好！”阿婆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只要

婿郎（女婿）好就好啊。”

姑父住在西阳镇上的米店里，帮他兄长卖米，隔几天回家一趟。每次回家，都要步行十六、七里路。日头落山回家，第二天一早又赶回镇上卖米。姑父回乡下时，总是拿着一把长柄带钩的黑色布雨伞，身穿一身浅色的对襟短衫，长裤。走起路来又



蓑 衣

轻又快，挺精神的。在家乡，妇女们雨天下地干活，有时带笠嬷（斗笠）、披蓑衣。我见他拿雨伞，觉得新奇。她对姑姑很好。每次回来，姑姑总给他煮点好吃的菜，热水给他洗身，给他洗衣服，把晒干的衣服折得平平整整的，每套衣服配上一个擦汗

的手巾。姑父每次见到我，总是亲切地问：“阿莉，你来了！你好不好？”他的话不多，总是笑咪咪的。

听阿婆说，姑姑婚后第二年生下一女，不足两岁，得了天花，高烧不退，死了。有个乡亲生了两个女儿，嫌女儿多了，听说姑姑的女儿死了，便把第二个女儿送给姑姑作养女。四年之后，姑姑生下第二胎，又是女儿。

孩子还没有满月，家里突然来了一伙人，把姑姑捉



梅州境内的高峰五指山，相邻的明山麓就是鲤溪村。

走了。过了不久，有人捎信到黄泰来米店，信上



说，姑姑已经被带到山里去了，要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送来多少大洋，才能把人赎回去。姑父的兄长不愿意出钱赎人，说是这么多的钱可以娶两个老弟心舅（弟媳妇）了。姑父坚决要赎人，并且我们家也不干，阿婆说，一定要把人赎回来，如果你们不愿意出钱，我可以出一部分。后来阿婆出了一半的钱，总算凑够了。这样才算把姑姑赎了回来。

听姑姑说，捉她的人对她很好。他们把她带到很远的大山里，路上经过小溪，姑姑就说，我月子还没有出，不能踩冷水。他们中的妇女就背着姑姑过溪。家乡的习惯是妇人家坐月子，洗澡不能用生水，要先把水煮开了，放凉了再洗。不能吃青菜，不能吃生冷的东西。要吃咸菜干焖猪肉，还有炒姜末，米酒煮熟鸡（阉过的公鸡）。那些人很讲道理，给她坐月子的待遇。还听说，那些人原意是要绑黄泰来米店老板的母亲，恰巧母亲不在家，便抓了我姑姑了。

有人说，捉姑姑的这些人是土匪。也有人说，哪里有这么仁义的土匪，不打不骂，还照顾坐月子。早在姑姑被捉走以前，白宫镇就有传言说朱（朱德）毛（毛泽东）的队伍来了。有钱的人都跑了，有的去了广州，有的去了汕头。我们家和集成



楼住的其他四家人都躲到汕头去了。到溪角只留下了老屋下的炎叔婆和罗叔婆两家人。姑姑被赎出来以后，带着女儿，也去了汕头，同我和阿婆住在一起，住了一段时间才回来。

阿婆的妹家（娘家）在深山里的小村庄，那个村庄叫仙花营，在半山腰上，离到溪角有六、七里地。家里很穷，父、母亲因病早逝。阿婆只有兄妹俩个，兄长和嫂子都因有病无钱医治，先后去世了，留下一个独生子，叫钟志秀，我叫他阿秀伯。阿婆非常关心她的这个侄子，等到阿秀伯成人了，便给他找了一个穷苦寡妇的独生女成婚。成婚后第二年，生了一个儿子。

我经常跟着阿婆转妹家（回娘家），去看望阿秀伯姆和她的孩子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阿秀伯。我记事的时候，阿婆的妹家（娘家）只剩下孤儿寡母了。

一家两口子，住一所很小的房子。这房子是上代人留下来的小土屋。屋里有两个小房间，两间房之间有个小小的厅子，天井就更小了。阿婆说，她妹家（娘家）的天井还没有巴掌那么大呢。阿婆说的虽然有点夸张，但的确很小。每逢下雨，水花四溅，天井边上的小厅，房门口的小过道，全会被打



湿的。

厅子后面有个门，出了门就到屋后。屋背后有一颗柚子树，是红肉柚，甜里带点酸味，很好看，也很好吃。柚子树附近有三、四尺宽的泉水池。池子里的泉水总是满满的，水很深，清澈见底，水过满的时候，会从池子边的一条小水沟流走。这水清凉可口，他们家完全引用这池泉水。什么时候用水，什么时候用木桶到池里掏水，很方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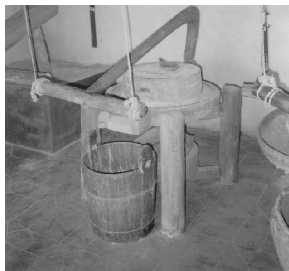
阿秀伯姆梳个发髻在脑后，我常常见她身穿一身乌布衫，乌衫的双肩打着补丁，乌裤的双膝上也打着补丁，总是光着脚丫子。我跟随阿婆去她家时，她总在上山割柴禾，要么就是在田头地尾干活。听见我们祖孙两个来了，赶忙回家来接待我们，很欢喜地和我阿婆说话，阿姑（姑母）长、阿姑短的。阿婆每次去她家，总要带不少东西给她母子俩。

我印象最深的是，阿婆总是给她一大包咸盐，盐粒粗粗的。我问了阿婆才知道，这粗盐主要是给牛吃的。我家的牛给秀伯姆喂养，两家人共同使用。我记得秀伯姆经常从家挑担禾草回家，原来也是为了给她喂牛用的。秀伯姆身强力壮，即使挑着一担沉重的木柴别人看她也挑得很轻松一样。



砬，使谷子、谷壳分离的工具。

砬，使谷子、谷壳分离的工具。有一段时间阿秀伯很少回家，再后来就没有回来了。他在外边干什么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，谁也不知道。有人说他是土匪，被打死了。我听秀伯姆对别人提起阿秀伯时说：“他怎么是土匪呢？她就不是这样的人。说他是土匪的话都是乱说的。什么土匪，我没见过他拿一个铜板转来（回来）。谁知道他们怎么把他打死了！”阿秀伯姆说得很坦然，她不认为她丈夫是个贼。也有人说，阿秀伯这伙人专抢有钱人家的钱，抢到了分给穷人用，他是朱毛的人。我听了心里想：“这倒是个好事情。”



石磨。用丁字形磨钩转动石磨，手扶磨棍一拉一推便能转动。

二十年代末，山里有些人劫富济贫，听说阿秀伯也入了伙。有一个传说，阿秀伯是深山里的土匪，山里“朱毛”，

阿秀伯也在闹“朱



砬谷，去除谷壳

砬谷，去除谷壳



事隔几十年后，我才在《白宫镇志》上看到有关阿秀伯的记载：“钟志秀，男，1906年出生，鲤溪人，1928年8月参加赤卫队，1929年一月在仙花营战斗中牺牲。”



碓，木制碓米用的工具。接触米的木头上镶有一节铁的白头。

算一下，我是1926年12月26日出生的，阿秀伯牺牲的时候，我只有两岁多一点。

姑姑李贤英嫁在她婆婆家是个主要劳动力，她家的农活，家务也全靠她了。天天早早起来，光着脚，挑一担木桶，到河里挑水。来回好几趟，挑得满满两大缸水，够全家一天用的。挑完水就烧火煮饭。全家一日三餐的饭菜全靠她做，淘米煲粥，焖番薯。她的动作很快，很麻利，服侍家娘（婆婆）也好。早饭后，姑姑该下田劳作了，一做就是一上午，午饭后又是一下午，黄昏后才回家，到了家里挽起袖子，不是砻谷，就是碓米，烧饭，照顾孩子，给他们洗身洗脚，安顿孩子睡下以后，又要缝缝补补，半夜自己才能歇息。

姑姑还经常去十六里以外的西阳镇的黄泰来米店，把米店里存起的尿、刷锅水、剩菜剩饭挑回



家。尿用来沤肥，洗锅水、剩菜剩饭水用来煮猪食汁。她挑起担子来，腰直背直，肩上的扁担一走一颤，每次挑回家来都累得一身大汗。

除了自家的农活和家务活，姑姑还经常回娘家，帮助阿婆做活。夏秋两次农忙季节，她会来，鲤溪村每年开山割柴草，她也会来。还有就是到山里石灰窑去挑石灰。

家乡耕田种菜使用的肥料，都是自己家里沤制的农家肥。把杂草、豆苗、禾草斩成小段，堆积在粪间里的泥土地面上，猪栏、牛栏里的粪尿、禾草，鸡鸭的粪便和垃圾烧的灰也掺在里面，还经常浇上些尿水粪水。等到沤烂了，再加点石灰，搅拌好了，这就是很好的肥料。

挑石灰要去二十多里外的石马的石灰窑去挑。我九岁那年，我们村里的叔婆、伯姆、阿嫂们去挑石灰，我要跟姑姑一起去挑。姑姑劝我别去，说路很远，光走路就很累，莫讲挑担子了。但我执意要去。我找了一根扁担和两个小畚箕挑上，跟着姑姑去石灰窑。去的路上，我听着大人们有说有笑的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到了石灰窑，大人们各自装上两畚箕石灰块块，过了秤，交了钱，挑着回家转。姑姑怕我累着，只拿了几块石灰，给我挑着，大约有



二十来斤。姑姑让我挑一挑试一试，问我重不重？我说不重。姑姑说：“少挑一点吧？”我不愿意。

大约走了五里路，我觉得肩头有点疼了。我不敢说疼，为了减轻肩头的疼痛，我就换着肩挑。左边的肩膀疼了换右肩，右肩疼了右换左肩。后来两个肩膀都压得疼了，便用双手往上托着扁担。实在吃不消了，便把担子放在地上歇一会儿，再往前跟上大人们。这样走走停停的，心里抱怨他们为什么还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。我不敢也不愿意叫她们停下来，怕人家说我没有出息。

大约走了十几里路，大人们终于放下担子休息了，我如释重负地坐下来。路边有条小圳，大家都去圳里洗洗手脸，有人还用双手捧水喝呢。我也很想去喝两口，但太累了，懒得动一动。

姑姑问我：“肩头疼不疼呀？”她早就看见我挑担的样子了。我说疼。姑姑说：“叫你不要来，你死都要来，叫你少挑一点，你偏偏要挑这么多，



一担“轱”

看你下次还敢逞能么！”姑姑说完，便从我的粪箕里拿去几块石灰，放在她的粪箕里。我很不好意思，可是实



在挑不动了，只好辛苦姑姑了。

这一次挑石灰，让我尝到了挑担子的艰辛。我想起了阿婆说过的话：“挑担子行远路，越走越辛苦，老古言语说了‘灯心都会拿成铁’。”阿婆说的一点也不错。灯心是一种草，白色多空隙，又细又长很轻很轻的，人们用它来点油灯。别看它那么轻，拿着它行远路，也会越走越重，最后重的就像拿着一块铁。虽然说得有点夸张，但使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。



作舅母的挑着一担槛，送礼给满月的外甥。



用背带背着孩子，解放了双手，照样可以做活。

姑姑是我家的常客，一年到头，她来我家的次数最多，数不清多少次。除了帮助阿婆挑担、割柴草、做农活外，还帮助阿婆做家务。逢年过节，婚丧嫁娶，阿婆和我的生日，她都会来。

姑姑不仅是种田的能手，还会做一手好吃的菜。



谁家嫁妹子，讨心舅（媳妇），做生日，做满月，一定会请姑姑帮着做酒席。有一次，有一个叔伯阿婆家取媳妇，特地把姑姑请来。只要姑姑来了，我总是跟着她，看她怎么干活。有一次看她杀鱼，她挽起衫袖，先把手洗净，抓住一条大鱼放在切菜板上，用刀破开鱼肚子，揪出鱼肠子，从尾到头片下鱼肉，去了鱼头鱼尾和鱼骨头。她的动作很麻利，不一会儿就把水盆里的好几条鱼全收拾好了。她用没有刀刃的锤刀把鱼捣成肉浆，加上盐和薯粉等佐料，拌好，做成鱼肉丸。这时，一大锅水已经烧得滚开，她左手握半拳，把钵里的鱼肉羹一捞，从姆指和食指的中间挤出一撮，右手拿汤匙一刮一个一个地放进水里就成了鱼肉丸，就像乒乓球那样浮起来。她把丸子捞起来放在盆里准备做汤。这鱼丸又叫鲩丸，味道十分鲜美。还有用鲜猪肉、鲜牛肉做的丸子。猪肉丸、牛肉丸和鲩丸是酒席上经常有的“三丸”姑姑还会做三牲，即鸡、鸭、猪肉。她斩（切）出来的鸡块、鸭块和肉块，块块大小一样，薄厚一样，不但好吃，又很好看。姑姑每次到家里来都是挑着一担[檻]（客话叫cāng）（双层有盖子的竹篮子），里面装着猪肉或鱼肉，发板或云片糕，几节甘蔗或其它一些好吃的东西。我上学以



客家阿婆左手拿着一条澜亚（围嘴），右手拿块富才（布料），送给满月的外孙。

后，她每次来，都会给我一两个铜板。最多的时候，给我三个。一个铜板可以买到一块麦芽糖，有三、四寸长呢。卖糖的人会经常到乡下来走街串巷地叫卖。给他一个铜板，他就会敲下一块给你。除了买糖吃，我还会把姑姑

给的钱攒起来，等到赶集的时候，到白宫墟上去买一块橡皮或者有颜色的铅笔。姑姑来了，我总跟在她屁股后面，说点有意思的事情。“姑姑，我有新鞋了，我慈珍舅姆（舅母）从印尼给我带来了一双拖鞋，可好了。橡胶底的，还有带带呢！”姑姑说：“哎哟，你慈珍舅姆这么有心啊！你就拿来穿嘛！”

我常去姑姑家，每次去，姑姑总会给我做葱花炒鸡蛋吃，还会问我想吃些什么菜。我说，吃“三月菜”吧，她就会到菜园子里把三月菜采回来做给我吃。有时，我也帮姑姑看看孩子。小一点的孩子放在“乌推”里，乌推是用竹子做的篮子，椭圆形的，有四尺长、两尺宽、一尺多高，里面铺着垫



子。用绳子把它吊在长长的横吊着的粗竹竿上，就像吊床似的。孩子放在里面，可以一上一下地晃动。四周还可以用布围上，当作蚊帐。大一点的孩子放在“坐栏”里。“坐栏”是木头做的，长方形的，孩子可以坐在里面，掉不下来。上面可以系上一些布条、铃铛之类的东西，哄孩子玩。干活的时候，姑姑还背着一个。

姑姑一共生了十二胎儿女，六儿六女。其中有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因病夭折了。三个女儿从小送给家人做童养媳，自己供养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姑姑还从别人家抱了两个养女，帮助她做活。

有一天，姑姑到我家，说姑父和他的兄长分家了。农村家里的房屋和土地分成两份，一人一份。西阳镇的米店全归姑父的兄长所有，只给了他们一点点钱。姑姑对阿婆说，姑父打算在白宫墟上开个小铺子，卖木炭，但是没有本钱。阿婆听了，就从壁橱里拿出一只从印尼带回来的金手镯给了姑姑，让她拿去变卖了好凑些钱。姑父果然在白宫镇上开了一间小小的店铺，没日没夜地苦苦经营，但也没有赚到钱。姑父人太老实，对分家的事心里烦闷，再加上劳累，年龄不大就病逝了，姑姑的负担就更重了。



姑姑生养这么多儿女，多亏婆婆帮她带孩子，她才能全力去耕作。姑姑的家娘（婆婆）年轻守寡，操劳了一辈子，背有点驼，常穿着一身破旧的乌衫裤，身前总是系一条围身裙，日夜都打着赤脚。姑姑是个十分劳碌的农村妇女。我从来没有看见她闲着，常见她一会儿喂孙儿孙女们食羹（喂大米糊），一会儿又给他们换尿布，一把屎一把尿。嘴里还不停地哼哼着，呵呵呵，哑哑呵，拍着怀里的孩子，哄他睡觉。孩子醒来，用背带背着孩子，空出双手好去做别的活。只见她背着孩子，去柴屋抱柴，在炉灶里架好柴火，点火煲粥，洗菜，切菜，扫地，洗尿布，晾晒屎尿布还有讲究呢。屎尿布不可以挂在人来人往的过道上，往往挂在不着眼的地方，比如房后的屋檐下。婆婆没完没了地忙里忙外，样样都干得很利索。

姑姑每天下田干活回来，洗洗手脸，头一件事是给孩子喂奶，喂奶的时候，她才算是休息了。记得姑姑有时累极了，也会大声地骂几句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骂“真冤枉！”“瘟鬼！”“做得半死！”姑姑的家娘心疼姑姑，见姑姑耕田回来，很累很累的时候，就会说这么一句话来安慰她：“阿贤妹，后生苦点么相干，福爱留来老了享。”意思



是说，年轻的时候受点苦没有关系，福气要留到老的时候去享。

确实应验，姑姑前半生吃苦受累，后半生活在福中。她的几个儿女学镒、学铨、学锐、学焕和桂荣，长大后都有出息，读书、参军、当干部，个个都十分贤孝，使她晚年过得十分幸福，老有所养，心满意足。她寿年96岁才仙逝，是我们家族中最高寿的人了。



作者1995年10月与姑姑李贤英，表妹黄桂荣合影于梅州。